

藏在伏天里的爱

□ 戚思翠

父亲癌症后期，已病入膏肓。在医院输血后，恢复点精神，他便要求我们赶紧为他准备后事，让我们回老家将他的寿衣翻出来晒晒。

当我们打开黑不溜秋的老衣柜时，全都愣住：衣柜里满满当当装着我们兄妹四人儿时的旧衣。用手往里一摸，居然干爽如初，我的脑海里即刻闪过“曝伏”二字。

记得孩提时，每到“伏天”，无论父母多忙都不会忘记“曝伏”。母亲听着广播里的天气预报，而后兴奋地对着刚回家的父亲说：“明天又是个大好天啊，‘曝伏’吧。”

翌日，天麻麻亮，我们还在睡梦中，父亲便在门口摆好了“曝伏”的架势：搁门板、拉绳子、拖柴席……一切能放置衣物被褥的器具应有尽有！待日上三竿，父母已将所有的“宝贝”都“请”了出去。

尽管那时很贫寒，但“曝伏”时居然显得家产颇丰。靠路边，系在大树间的麻绳上的，是一条条黑一块白一块用白细纱网着的棉被；靠门口，东一条西一条的晾衣绳上，挂着稍新的衣裳，大多是黑的、青的、蓝的，和几件红的绿的花洋布衣；挨门槛的隔板上，一般晒着值钱的东西，如五颜六色的被面、洁白如玉的白洋布被里、父母结

婚时用过的平时却怎么也不舍得用的鸳鸯绣花枕套、上年或上上年过年的衣服等，它们都“幸福”地沐浴在太阳公公温暖的怀抱里。竹匾里是新布卷、新鞋袜，以及我们幼时爱玩的小铃铛，母亲缝制的“老虎头”“小白兔”等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大木箱，那是母亲的陪嫁，里面有祖上的“传家宝”：一只银项圈，一副银手镯，一枚银洋钱，还有几个铜板、铜钱，它们只与太阳公公说几句悄悄话，便很快“躲”回屋里去了。

炎炎烈日下，我们忘记了天上“下火”，兴高采烈、不知疲倦地穿梭于“曝伏”的风景里，像看西洋镜似的，碰碰这，看看那，叽叽喳喳地划分“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”。红扑扑的小脸上，洋溢着幸福与快乐。而母亲急了，一再叫唤着：汗身子不能靠呀，衣服容易“上霉”哪！然后，我们就跳进门前的小河里泡凉了。

后来，我们渐渐长大，外出读书、工作，很少回家。每逢大伏天，父母一如既往、大汗淋漓地“曝伏”，那些我们早不穿的完全可扔的衣裤鞋帽等依然出现在门口曝晒，晒得暖烘烘的、光亮亮的，溢着扑鼻的太阳香。

一次，我回家，碰到母亲“曝伏”，她正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地翻晒绳上的棉衣。我一眼

看见她手上抓着的紫红色滑雪衫，正是我几年前扔掉的衣服，便责怪母亲：“妈，这破衣烂裳的留着干吗呀？没人要！还年年跟着收拾，看把您累得快中暑啦！”没等母亲回答，父亲笑着说：“你们一个个都‘飞’了，你妈很想念你们呀。有事没事总提到你们孩提时的事，拿着你们平时穿过的衣物，左看右看，说这件是谁谁多大穿的，那件是又是谁的，唠个没完。每年‘曝伏’，她总乐此不疲地晒你们不要的衣物，宝贝似的，一件不能丢。说丢了衣服就像丢了她的孩子！”

1989年秋，母亲因病去世，临终时要求父亲答应她每年要做一件“大事”：继续保存孩子们不穿的衣服！由此，二十几年来，孤居乡下、年老体弱的父亲每年“曝伏”，曝晒我们儿时的旧衣服，惹得左邻右舍常笑话他。但我们很明白，那是父母对儿女无限的牵挂，更是父母对儿女藏在伏天里的深深的爱意。

一晃，我的老父亲也离开我们快14个年头了。但每年夏天，透过似火的骄阳，我仿佛再次看到远方的父母正满头大汗地在老家门口“曝伏”呢。他们很忙很累很疲惫，但他们的脸上却溢满了幸福的笑容。

炎夏藕带甜

□ 刘峰

早年“双抢”，正值三伏。在田间劳作，白晃晃的日头真毒，晒得稻禾蔫耷耷，也晒得人晕乎乎。偶来一缕风，送来一股子清香，让人精神为之一爽。

嘿！原来，离稻田一箭之遥，有一大片湖荡，长满了绿汪汪的野荷，朵朵红莲宛如静静燃烧的火焰，稚绿娇红，养眼极了。

终于熬到收工，顿开金锁走蛟龙，大家纷纷前往湖荡洗浴。不知是谁提议，“此时节，藕带正鲜嫩，不如采些！”此言一出，立即引来一片欢呼声。要知道，一年一年，野藕长势汹涌，不歇地占据水域，采些无妨。

“扑通，扑通——！”大家赤条条地跳进湖里，好似一群鲢鱼，游向清粼粼的荷荡。顿时，一湖水仿佛开了锅，沸沸扬扬。近了，近了，那铺天盖地的野荷，仿佛一排绿墙压过来，那纯纯净净的绿，逼得人的眼睛亮晶晶。

荷香，染在湖水，染在碧空，将大家幸福包围，让人忍不住深呼吸！

大家从小在水乡长大，水性好得似《水浒传》里的阮氏三雄、浪里白条等梁山好汉。当游到水荡荷影里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要不了会儿，像野兔一样湿淋淋钻出水面，高高举起一束白嫩嫩的藕带。

原来，此时节，藕带生长是那么旺，在看不见的黑油油的湖床上，它们像竹鞭一样肆意生长，步步为营，纵深推进。

当潜入水里，顺着一枝绿荷直直摸下去，就触到了软泥里的藕带，顺势一掰，“啪——！”霎时，只听见一缕清脆的断裂声，仿佛琴弦断了，仿佛电流断了，仿佛婴儿的脐带断了。在微微发愣过后，用巧劲将藕带轻轻柔柔扯起，于出水的瞬间，顺势将它在水里摆一摆，泥沙俱净。

“咔嚓——！”禁不住诱惑，将藕带一口咬下去，只感觉一缕甜滋滋、凉丝丝、脆生生的味道，在舌尖停留几秒后，挟着一股子野水气，顺喉而下，润在心田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。

细瞧，发现野生的藕带有笔管粗细，芽儿尖尖，宛如长长的毛笔，握着它在水面上写字，妙趣横生，十分好玩。

待周身清凉，疲劳消失，该

上岸啦！

用蒲草将藕带缩了，水灵灵地拎回家，正好趁鲜烹饪。

最常见的是清炒。炊烟袅袅而起，将藕带洗净，切成玲珑剔透的小段，接下来，将锅烧热，淋上一勺褐黄色的菜籽油，“刺啦——！”将藕带连同红辣椒、姜丝倾入锅中，大火翻炒，中途添入精盐、白醋，待微微炒出水即可出锅。

当端至桌上，立即引来一双双筷子。夹几根入嘴，感觉此菜鲜嫩爽口、香脆含甜。于咀嚼间，那渗在小孔中间的汁水霎时溅起，咸甜酸辣，十分开胃，让人就着大碗白米饭，吃得极香。特别是那翘起的芽尖儿，由乳黄变为浅紫，一口咬下去，摩挲味蕾，带着微涩，回味无穷，让人不忍停箸，百吃不厌。

一时吃不完的藕带，母亲会用它们做泡菜。炎炎三伏，它最能勾起食欲。将藕带切好，于沸水中焯掉片刻，连同泡椒、姜片、蒜瓣，倾入坛，密封一周。当开启坛盖时，一股酸香顿时扑鼻而来，诱得人口水直流。捞起一箸入口，脆脆的、酸酸的、甜甜的，让人吃了还想吃，一边吃，一边还眺望那片水域，对那一荡野荷感恩不已。

自古药食同源。关于藕带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“味甘，平，无毒”，并引用《本草图经》，谓之“生食，主霍乱后虚渴烦闷不能食，解酒食毒”，同时引用《食物本草》，谓之有“解烦毒，下瘀血”的功用。

藕带，真是宝贝呀！

若干年后，我离开了故乡，开始了四处漂泊，于一次次对故乡的回望中，渐行渐远。似水流年中，在莲叶田田的异乡，正如沈从文先生所写：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……”同样，我品尝过不少用藕带制作的菜肴，但总感觉没有故乡的藕带味美。细细想一想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那儿时的藕带味道，俨如乡愁一样，已深深地植入了味蕾。

多想他年还乡时，那一片野荷仍在。只是不知呀，如今的我们，历经沧桑后，是否还能聚首，重温当年采藕带的欢乐。

“夕阳红”理发店

□ 区退教协会西湖街道分会 陶克勤

“我是真的真的不想变老，只想陪你走遍天涯海角，有你的陪伴心情多美妙……”这是从西湖街道蠡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流淌出来的音乐。循声而去，只见两开间店面的“理发店”里，年过70岁的王老太端坐在竹藤圈椅上，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。为她理发的是聂师傅，王老太是上午第3个顾客。环视这间“理发店”：店面装潢一新，正中放着一张黄色四方桌，桌上有一台小型收录机，音质清晰明亮。收录机旁放着3只茶杯，微微的热气从茶杯中袅袅升起。聂师傅站在竹藤圈椅后，用吹风机将王老太刚洗过的头发吹得蓬松干爽，随后拿起理发工具剪了王老太喜欢的发型。王老太对着镜子照了又照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此刻，这笑容就像

春天的阳光，温暖而柔和，让人感到宁静和舒适。结账的时候，她从上衣口袋掏出了一张“月票”，这是蠡河社区专为7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的免费理发票。

之后，“等位”的赵大爷坐上了竹藤圈椅，聂师傅又开始了新一轮操作。

聂师傅说，除了在党群服务中心为老年人理发，他还会带着理发工具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理发服务。

下午3时，聂师傅骑着电动车来到了一户袁姓人家，他们家老太太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，无法出门理发。聂师傅把老太太从床上扶起，翻身呈仰卧姿势，左手轻轻托起后脑，将老太太的头放置在温水盆中，轻揉慢洗，然后扶她坐在床边，吹烘梳理后，老太太

的头发变得顺滑整齐。袁老头逗趣他的妻子：“你年轻了10岁。”老太太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摸着头说：“我真的年轻了。”

聂师傅透露，像这样的“夕阳红”理发店，蠡河社区办了5个。从2018年起，蠡河社区每年向7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10张免费理发票，方便他们就近理发。此外，社区工作人员还在节假日时，组织志愿者给老年人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。

服务居民无小事，蠡河社区通过这一系列惠民活动和暖心服务践行了尊老、敬老、爱老的传统美德，更让老年人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和温暖。

